

人间烟火

胡国柱
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人间烟火

胡国柱 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间烟火/胡国柱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4

ISBN 7-80673-444-9

I. 人... II. 胡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09707号

书 名: 人间烟火

著 者: 胡国柱

责任编辑: 张采鑫

美术编辑: 李文侠

封面设计: 王 旭 李文侠

扉页题字: 李应奇

插 图: 侯海波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05007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E - mail: hswycbs@heinfo.net

印 刷: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760 千字

印 张: 26.5

版 次: 2004年3月第1版

200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-5,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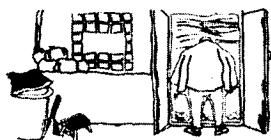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 ISBN 7-80673-444-9/I·251

定 价: 39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 录

楔子	1
第一章 男人和女人	3
第二章 刘郎中	76
第三章 天要亮了	154
第四章 孩子们的婚事	230
第五章 人祸天灾	311
第六章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	384
第七章 “爱情”	474
第八章 好梦时节	541
第九章 洋街上的“南蛮子”	614
第十章 煤矿人	686
第十一章 涅槃	757
后 记	842



楔 子

公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有着近百年规模开采史的山南煤矿，宣告“停产关井”、“破产倒闭”。

大规模的煤炭开采和充分利用，曾经革命性地动摇、改变了当地民众根深蒂固的“男耕女织”、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”的观念和风习，曾经造就了一批最早摆脱黄土地束缚的“产业大军”。他们是幸运的，他们不再祈求老天爷赐予他们“五谷丰登”、“六畜兴旺”；他们又是不幸的，比较这片黄土地上的芸芸众生，他们显得那样渺小、那样孱弱、那样单薄。他们的强大，他们的壮烈，正是在于他们的“孤独”，在于他们在这片黄土地上的“鹤立鸡群”；在于他们更需要用鲜血、用生命，构筑起自己的“生存堡垒”，固守住自己的“生命家园”。

他们的固执，在于他们的坚忍不拔；他们的固执，在于他们深爱自己的家园，深爱这块土地！

人们常常把“过去的”，比作一场梦；梦醒时分，或者不堪回首，或者流连忘返。然而，所有的人面对历史，无疑都是魂牵梦萦、百感交集的。当山南煤矿的过去，已经成为历史；当昔日的山南煤矿，已经被开发成“旅游风景区”，山南煤矿的后人们，在矿区的醒目处，立起了一块硕大的石碑。石碑上刻着这样一段话：

无论寿终正寝无论夭折早亡 无论颂诵无论哀嚎 曾经的历史都无力偿还挽留 星移斗转 镂刻在苍穹之上的皱褶印记 终究随着历史的过眼烟云 消失殆尽 吾辈当世代刻骨铭心

山南煤矿子孙敬立

第一章 男人和女人

媒人说：“俺把你这边的心底儿，抖给了那边儿，那边儿一百个满意。其实，那边儿压根儿就没啥说道。山里穷，就想着寻个人家，有口饱饭吃。那丫头比你大两岁。女大两，黄金涨，也知道疼惜人不是？就不知道你还有啥说道儿没？”

古松山脸红脖子粗，半天才支支吾吾地回答说：“俺哪有啥说道？只要会生孩儿，给俺古家传后就、就成咧！”

“那成！咱就这么说定了，三天里俺把人给你送过来！”

“那就劳累你了。”

古松山将半袋子棒子面、半块白膘子猪肉、两块银元递到媒人手上。

媒人接过，转身就出了门。

挖煤的说道多：成亲的三天前和成亲的三天后，不许下井挖煤，怕惹上女人的脏气，给井下招来灾祸。

古松山把媒人送出门，就又那样习惯地顺势坐在门槛上，望着门外发呆。爹死后，松山就有了这习惯，就这样不分昼夜黑白，长时间地一个人坐在门槛上，望着门外的矸石山、天轮车，望着总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发呆。没有人知道松山在想什么，其实，连松山自己都说不清自己在想些啥？爹刚死的那几年，别人就觉得松山是在想爹。因为松山爹活着的时候，坐在门槛上的总是松山爹和松山爷俩儿。如今远远地望着松山孤零零一个人呆坐的身影，人们就忍不住心酸、叹息。这几年，每当有人走过门前，望见松山独自坐在门槛上发呆的样子，就取笑、打趣说松山是想女人了。每当这样的时侯，松山或浅浅地玩味地笑，或自言自语地回敬一句骂：“日娘日！你才想咧。”松山骂过，又不得不在心里承认：这几年，自己坐在门槛上，想女人的时侯要比想爹的时侯多；但女人和爹总是放在一起想的。

古松山的老家在千里之外的黄河边。松山九岁那年，黄河决堤发大水，古家老少十三口，就剩下爹和松山爷俩儿死里逃生。松山跟着爹逃荒来到煤矿，爹下井做了挖煤工，松山就爬矸石山拣煤核儿。挖煤工挣的是活钱儿，只要肯下力气能吃苦，豁出命来在暗无天日的煤洞子里摸爬挣扎，上了井就能用一天挖煤背煤挣来的竹牌子换回铜板，就能买粮打酒，这让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，靠老天爷脸色吃饭的松山爹甚是满足。

松山爹原本就是本分厚道的农民。因此，松山爹很少像别的挖煤工那样爬上井口、换了钱，就去洋街上喝酒找女人。很多日子里，爷俩儿酒足饭饱，松山爹就揽了松山在门槛上坐，古家的很多故事，松山爹就是在这时讲给松山听的。

当然，松山爹也有去洋街上喝酒找女人的时侯。

煤矿上的汽笛叫三魂：“下井招魂，上井还魂，最怕的是中间那一叫——断魂！”松山清楚地记得，来到煤矿第一次听到汽笛在不上不下的中间叫响的那会儿，他和金顺正在矸石山上拣煤核儿。听到刺耳的汽笛叫，金顺扔掉肩上的背筐，急急火火地喊叫说：“井底下遭事儿了！”话音没落，就连滚带爬地往矸石山下冲，松山也就跟在金

顺身后连滚带爬地冲下了矸石山。

金顺和古松山连滚带爬地冲到井口时，井口前早已围聚了很多的男女老少，还有更多的男女老少不断地往井口涌过来。男女老少们簇拥着一个个从井下或抬或背上来的、沾着鲜血抹了黑灰有人形没人形、或死或昏或苟延残喘或奄奄一息的挖煤工，哭嚎得惊天动地。

金顺爹是松山爹背上来的。金顺爹的样子，让松山一下子就想到了鬼。松山没有见过鬼，但他知道鬼的样子，是世上最吓人的东西。从此以后，每当松山想到鬼，眼前就会浮现出金顺爹这会儿的样子。松山远远地看着金顺伏在金顺爹的身上哭得死去活来，古松山知道，金顺爹已经没救了。

那一天的傍晚，松山坐在门槛上等爹回来，爹去帮忙料理金顺爹的后事了。松山等了很久也没见爹回来。松山看见矸石山的顶灯，已经和天上的星星连成了一样高，松山就起身去找爹。有人告诉松山说：你爹八成在洋街！松山不相信爹会去洋街，因为爹说过：洋街不是正经过日子人去的地方，洋街比井底下的煤洞子还要人命。爹不去那里，爹更不许松山去那里。除了洋街，松山找遍了爹可能去的地方，都没有爹的踪影。松山只好又回了家，又回到门槛上坐下等。

门外的景物早已不见了棱角，一团团一簇簇在夜幕朦胧下摇摆、游浮。这时，松山就听到了女人的哭嚎声，松山想也不想地就在心里对自己说：这是金顺的瞎娘在哭。

金顺娘是金顺爹从逃荒的人堆里拣来的。挖煤的不缺女人只缺老婆；女人是玩物，老婆是正经过日子的。放荡不羁的挖煤工们，绝不会娶一个有放荡劣迹的女人做老婆。

那一年，金顺爹三十有六，金顺娘不过二十。金顺娘虽然眼睛，眉眼倒也周正。重要的她是正经人家的女人。后来，金顺娘为金顺爹生了儿子金顺，虽然金顺爹隔三差五的还去洋街喝酒找女人，但金顺爹不仅没有冻着饿着瞎子娘俩儿，对金顺娘也从没有打过骂过。

从煤洞子抬上来的“死鬼”，是断不可往家院里抬的。寻不到家人的孤魂野鬼，扔进后岗子的沟底一了百了。有家有后的，用破席子卷了，埋到后岗子的岗沿上，家人们围在坟头前痛痛快地哭一场，

然后擦干抹净脸上的泪水，还得想着以后的日子咋过。只要活着的家里人还吃挖煤这碗饭，回家进门是不许有半点儿哭声的。

金顺娘的哭声张弛有节，起伏有律，让松山想起爹会喊几嗓子的“拉魂”腔，让孤单单坐在门槛上的松山倍加孤独，愈发恐怖。

“瞎娘们儿！人都没了，嚎有啥用！赶明儿金顺还得下井养活你，你想把金顺也哭没呀？”

“也怪可怜的……”

“可怜？日娘日！哪一个活着的不可怜，死了就不可怜了！”

“……”

松山不知不觉地站起身，顺了吵嚷声，朝金顺家的方向走。

这一片的房子全是矸石房。所谓的矸石房就是把矸石块粉碎了，兑了水和成泥，用模子把泥夯成四四方方的砖块状，砖块晾晒干了，一块块地垒起来，就垒起了房屋。这样的房屋冬暖夏凉，而且矸石坯的硫磺味还能挡蚊驱蚤。

古家和金家隔着一条顺坡而下的小路。松山拐过两个屋角，看见暗影下的金家屋院时，就已经听不见了金顺娘的哭声，聚在金家门前的那几个人也随之纷纷散去。

“松山！松山！……”

松山听到有人叫他，收住了脚步定睛看，就看见金顺从屋角的暗影下走出来。

松山迎过去问：“你爹埋了？”

“埋了！”

“你咋不在屋里陪你娘？”

“老哭，哭得人心里烦！”

“你爹‘没有’了，你娘还能不哭？”

“哭有啥用？哭又哭不活。俺爹早就说：挖煤的谁也说不准哪会儿就丢命舍家，趁着有口气，没恁过的赶紧恁，没有的赶紧有，死了也不亏。俺爹说了，他该恁的都恁了，该有的都有了，死了不亏！想想俺爹自己都不亏，俺心里难受一会儿，也就过去了。”

“那你跟你娘咋办呀？”

“俺把爹下井的号牌要来了，明儿俺就顶着爹的号下井。”

“往后呢？”

“啥往后？照着俺爹的样儿活呗，只要死的时候，别觉得自己亏就成！”

听了金顺的话，黑暗中的古松山激灵灵地打了一个寒颤。松山突然想到：假若万一有一天爹也这么轻而易举地不在了，自己该咋活？是不是也得像金顺这样活？爹当然不会愿意他这样活，那自己只有像爹那样活着了？但爹从没跟松山实实在在说过这样的话题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松山原本安稳、踏实的心就提了起来，再也找不到实实在在的落处。这以后的日子里，松山曾经有几次想问问爹：万一爹不在了，俺该咋办？松山终于没有勇气问出口。直到有一天，松山没有问，松山爹却告诉了松山。就在那一天，松山爹被捂在煤洞子里，再没有上来，最终落了个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

黑暗中的古松山没有想出啥结果，心里反而愈发地七上八下。松山望一眼被屋角遮去半边光影的金顺，不假思索地说：“顺子，俺走了，俺要去找俺爹。”

金顺脱口而出地道：“找啥？你爹肯定在洋街上，井底下遭事儿死人，挖煤的十有八九都去洋街疯浪。”

松山虽然心存疑问，脚下的步子却不由自主地朝着洋街的方向挪动。

洋街的存在和这煤矿的历史一样长。早年，中国的男人还留着大辫子的时候，德国人在这里大规模开采煤炭，引来了外国商人在通往矿外的路两旁搭棚盖店，卖些洋火洋烟洋布洋伞等玩艺儿，挣中国人的钱，洋街就如此这般地应运而生了。后来，煤矿周围四乡八里的农民也跟着在这里卖些青菜萝卜、瓜果梨桃，挣外国人的钱，也挣中国人的钱。如今这条小街上的酒馆、妓院全是中国人开的，挣的也全是中国人的钱，却依旧被煤矿上的人称做“洋街”。

松山曾经来过洋街，那是在白日里。在松山看来，洋街跟老家的集市没啥两样儿。这一回，松山来洋街上寻爹，已是灯火“燃烧”的时分。松山站在洋街的街口，望着灯影迷离、乌烟瘴气、嘈杂喧闹的

洋街，松山不禁联想起第一次看见煤矿上的小火车嘶鸣吼叫、张牙舞爪的样子。那一回，松山躲在爹的怀里，半天不敢抬头再多看一眼冒烟吼叫的小火车。

松山忐忑不安地走在洋街的当中间。松山希望快一些看见爹的身影，快一些离开这里。松山猛然搭眼看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熟悉的，但仔细看仔细打量这里的每一个人又是完全陌生的。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人赤胸裸背，癫狂嚎叫；这些人四下里追逐着浓妆艳抹的女人，浪笑刺耳，丝毫不见了平日里的步履沉重和忧心忡忡。

“这不是老古的儿吗？来寻你爹吧？”

“你爹正在里面忙着呢！你爹空得日子太长，都不知咋摆弄女人了！……”

“小子，快进去帮帮你爹吧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一伙人癫狂、放荡的大笑，震得古松山两耳嗡嗡作响。

……没等蒙了头脑的古松山有所意识，一个光臂赤膊的黑脸汉子，如风卷落叶般将松山一把掀起，松山顿时如腾云驾雾……松山眼前的人影晃动、张牙舞爪地转着圈儿打着旋儿，然后，松山被重重地丢进了一处愈发昏暗的所在……松山昏天暗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好半天才逐散尽眼前的烁烁金星，他下意识地四下里仔细打量：这里和外面的嘈杂喧闹，只隔着一道肮脏的布帘。松山最先看清楚的是——一盏昏黄的油灯，随即，松山就听到了女人的呻吟和男人的喘息。松山顺着油灯的灯影往下看，就看到了一幅十分熟悉的画面：一个几乎全裸的男人，骑在一个几乎全裸的女人身上。金顺在矸石山上为了争夺拣煤核儿的最佳位置与人大打出手，就常常这样将对手压在身下；惟一不同的是，金顺和他的对手是穿着衣服的。

……昏黄的油灯下，骑在女人身上的男人正举着酒碗，掰开女人的嘴往里灌，一头一脸酒水的女人在男人的身下拼命挣扎、叫骂：“日娘日！把老娘灌晕算啥屁能耐？算啥屁能耐？有能耐把老娘日晕！老娘才服气……”男人一面动作着身子一面不住手地往女人嘴里灌酒，嘴里还不停地咬牙切齿道：“老子花钱了！老子花钱了！老子愿

意咋样儿就咋样儿！老子花钱了！花钱了……”

“爹？”在一旁看得惊恐万状的古松山，不禁失声叫出口。

……男人刹那间停止了动作，一动不动地僵在了那里。男人没有回身；男人猛然举起手里的酒碗朝墙上使足了力气摔砸，然后，“忽”地起身朝松山扑过来，抡起了手臂……只是在这一瞬间，松山看到了爹闪着油亮汗光、狰狞可怖的脸，随着一声脆生生的响亮，松山的眼前又一次迸射出更加灿烂夺目的金星点点，松山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这一年古松山不满十岁。

二

头皮屑一般细碎的雪花飘飘洒洒，被薄雪覆盖的矿山，仿佛一个黑粗、伟阔的汉子，紧裹着一张千疮百孔的破棉絮。媒人带着半袋子棒子面半块白膘子猪肉两块银元走的第二天，天空中就飘荡起头皮屑般细碎的雪花。两天里，古松山多数的时间，依然这样面对了门外坐在门槛上胡思乱想。

这一会儿，古松山还没有把爹扇在他眼前的金星闪烁逐散干净，门外那个裹着破棉袄的“汉子”，就抖动着身上的“破棉絮”活动着现了身形，就立着挡在了古松山眼前……

“三儿，媒人还没有影儿？”立着挡在古松山眼前说话的是金顺。

“哦？还、还没呢，没呢！”古松山答应着，迎着金顺站起了身。古松山粗壮，金顺瘦小。在古松山眼里，金顺的个头不仅不见往高里长，反倒往矮了抽抽儿。每当古松山这样戏谑金顺，金顺总反诘说：“就你往高里猛长好？傻大粗憨！”

金顺不用侧身，就挤过古松山抬脚进了门，嘴里说：“平日里没影就不想，如今有影了，想了又捞不着。媒人要是再不把人给你领回来，你那玩艺儿，还不得憋出病？要不，跟俺去洋街闹闹？”“去蛋的！”古松山浅浅地笑，冲着金顺骂。

金顺进了门，也不找坐处，就倚着床沿屈身蹲下，然后，熟练地卷了纸烟，点着了，紧一口慢一口地抽。回转了身的古松山，背朝了

门外顺势坐在门槛上。古松山看见金顺的眼睛有些走神，古松山感觉到金顺的心里装着事儿，古松山也不说话也不问，因为，古松山知道，他不问，金顺也一准自己说出来。

金顺是个孝子。金顺爹死后，金顺把瞎娘服侍得无微不至。金顺娘为求儿子上井平平安安，下井不遭灾惹祸，天天去距煤矿十几里外的山庙烧香磕头，风雨无阻。金顺左拦右挡生怕瞎娘磕着碰着有个啥闪失？金顺娘却依旧不屈不挠，坚定不移。几次井底下“遭事儿”，金顺倒真的没伤着一丝毫毛。金顺娘愈发虔诚，乐此不疲。金顺也不再横加阻拦，甚至也有几分相信了神灵的法力无边。

金顺娘也说不清、道不明白自己信奉的是哪路神？金顺娘只记住了“那神仙”念叨得最多的一句话：要想得到神灵的保佑，您就对神不能有啥遮挡、隐瞒，就得心甘情愿答应神的一切要求。于是，金顺娘就在“神”的要求和引导下把自己的身子，心甘情愿地、一次次地献给了“神”。

金顺是煤矿上最后一个知道“真相”的。半夜里，金顺把瞎娘捆绑在床头，怀里揣上刀子，连夜奔去山庙里找“神仙”拼命。金顺是第二天晌午回来的，还带回一个如花似玉的大闺女。金顺兴致勃勃地找来古松山陪他喝酒，不等古松山开口问，金顺就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事情的前前后后：

“……日娘日！什么狗屁神仙！俺把刀子往那‘屌神’的脖子根儿一架，那‘屌神’立马就哭爹叫娘地跪下求饶了！啥？你问他到底是哪路神？俺也说不清！那人细皮嫩肉，胡子老长，养得肥头大耳跟母猪一个样儿，说和尚不和尚说道士不道士，墙上还挂着男不男、女不女的外国洋神。你别说，信服这龟孙子的人还真不少！听到风声全来了，男女老少黑压压一片！瞧那阵势，俺要是真动了这龟孙神仙一指头，他们非生吃活吞了俺。俺反正也是豁出去了！眼下，这‘龟孙神仙’在俺的刀把子下摠着，想咋着还不得俺说了算？那龟孙神仙看俺压根儿不怕这阵势，就说只要不动刀子，俺提啥条件他都答应。俺就对他说：一报还一报，你糟蹋俺娘，俺要干你娘干你姑你姨干你姐你妹干你亲闺女！没想到俺这话刚一说出口，在场的不管是老的少的

女人都争着抢着让俺干，真他娘邪了！俺就说：俺不干你们这些不相干的人。听了俺的话，当下就有十好几个‘小的’围上俺，说是她们的娘跟上这‘神仙’生下的她们，她们全是这‘神’的亲闺女，俺干她们最合适。日他亲娘祖奶奶！这龟孙神仙当的，真他娘的比神仙还神仙！就这神仙，俺也能当！往后谁再问俺神仙是啥样儿？俺就说：神仙就是俺这样，俺他娘的就是神仙！……当下俺把那‘龟孙神仙’捆绑好了，从那群丫头里挑出了俩儿痛痛快快地干了，又挑了一个带回来，俺要好好干，慢慢地干，干她一辈子！……”

金顺带回煤矿的“神仙”的亲闺女叫秀儿，秀儿就这样成了金顺的老婆。

金顺压根儿就没有把秀儿当成自己的老婆，金顺不分昼夜黑白，只要自己个愿意，就不由分说按下秀儿干那事儿。金顺只把秀儿当成“神仙”的亲闺女；金顺“干”着“神仙”的亲闺女，瞎娘被“神仙”糟蹋了的羞耻感就减轻了许多，还会获得一种做了神仙的满足和惬意。

因此，金顺和秀儿之间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的男欢女爱。金顺每次剥光了秀儿的衣服骑上秀儿的身子，金顺所有的神态与举止完全是在心态异常的情况下，性欲无法得到正常发泄的反常行为。金顺面对一个令他亢奋又令他厌恶的女人的身体掐咬扯打，丧心病狂地施尽一切非人的手段。秀儿对金顺失去了人性的作践，不哭不闹不反抗也不求饶，秀儿和金顺娘一样心中有“神”。秀儿以为一切都是“神”的旨意，秀儿心甘情愿地为“神”忍辱负重。日子久了，倒是金顺觉得没有了兴致。金顺上井后的多数时间，就在洋街上鬼混。

金顺娘对“神”的虔诚依然执着，只是被金顺用铜锁把她锁在了床头，她再也没能去过山庙。每日里由秀儿侍候吃喝屙屎撒尿，金顺娘倒也安稳。

突然有一天，金顺娘不明不白地疯了。

傍晚，金顺上了井，心里惦记着娘这几日咳得厉害，就没有去洋街，径自回了家。金顺的后脚还在家门外，就听见娘咳得声嘶力竭。金顺到了娘的屋里，喂着娘喝下两口水，等娘稍稍缓过劲儿来，金顺

就掏出两块铜板，让秀儿去给娘抓药。

金顺难得在家吃顿安稳饭。秀儿抓回了药，就忙不迭地起火烧饭，办菜置酒。金顺的心里被娘的病堵得哪能咽下饭？就闷着头三口两口地喝完了大半碗酒，又风风火火地奔回了娘的身边。秀儿煎好药，端过来，帮着金顺服侍着娘喝下去。不多一会儿，娘就嚷着困，想睡。金顺安顿娘睡下，自己也脱了衣服轻手轻脚地躺在了娘的身边。

秀儿还站在床前发呆。金顺担心惊扰了娘，就对秀儿说：“你去睡，俺陪娘。”

秀儿站着又愣了一会儿，然后一口吹灭了油灯。月光透过窗楣照进来，小屋顿时笼罩上一层引人凝神、撩人心动的神秘和朦胧。

秀儿不仅没有走开，反倒假近金顺坐在了床沿边儿。秀儿喃喃呓语地说：“你对娘真是孝顺，凭这俺认准你是个好入。你要是对俺赶上对娘一半好，俺就知足了……”金顺正凝神望着朦胧、神秘中的秀儿发呆。秀儿的轻声呓语，就引逗得金顺情不自禁。金顺没有应声，手却不由自主地从秀儿的衣襟下慢慢伸进去，伸到了秀儿的胸前。金顺触摸到那一对玩物儿不再冰凉、麻木，正蒸腾、汹涌着热烈和滚烫，以至于金顺像生怕烫着了自已一般，手的动作胆怯、轻柔。秀儿被金顺的轻柔、胆怯抚弄得呢声呓语、浑身酥软。秀儿就在这呢声呓语中脱光了身子；秀儿被月光洗浴得朦胧、神秘的身子，让金顺冲动、颤抖，小心翼翼……

接下来发生的一切，依然轻柔、胆怯。然而，正是这从未有过的轻柔、胆怯，使得他和她第一次登上了男欢女爱的峰巅。这一刻，他和她忘了耻辱，忘记了神灵，忘记了一切的恩怨，甚至忘记了此时此地应该稍稍克制一下忘乎所以的肆情纵欢……

金顺娘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朝秀儿扑过来的。黑暗中，金顺娘十分准确地抓住了秀儿的头脸身子，嘴里癫狂地骂着：“臭×！骚货！让男人日着你就恣了！就舒坦了！你是啥？你是老娘用身子换来的！你该着和老娘一块受罪，一块被男人恶心、糟践！俺犯贱，你也犯贱！天下没有男人心疼的女人都犯贱！都犯贱！！……”金顺娘咬牙切齿

地骂着撕扯着；金顺娘扑到秀儿身上，在秀儿的头脸身上一口一口地咬。等到金顺匆忙中点上灯照见秀儿，秀儿已是披头散发，血头紫脸。“娘，你这是咋着了！你？……”金顺一把没拽住，金顺娘挣脱开转身跑出了门。

黑夜里，金顺的瞎娘跑得轻盈、迅捷，就像一只兔子。金顺跟在瞎娘身后追得跌跌撞撞、气喘咻咻。矿上受了惊扰的人也跟在后面帮着金顺追。跟在金顺娘身后的众人看得清楚、分明，金顺娘奔着山庙的方向跑得轻车熟路。众人的心头就起了疑虑，就有了胆怯。众人联想起金顺娘心中是有“神灵”的，就觉得金顺娘的举动一定与“神灵”有关。于是，胆小的不敢再跟，胆大的放慢了脚步。一伙人远远地跟在金顺娘身后，远远地看见伏在暗影中的山庙了。只见金顺娘的身子朝着山庙扑过去，头重脚轻地栽了地。金顺奔过去一下把娘揽抱在怀里，金顺揽抱着娘哭嚎得撕心裂肺。

这时候，晨曦正捧着一掬白不白、灰不灰的亮色，从山庙的背后爬上来。人们惊讶地发现，灰白晨曦下的山庙，正被一顶金黄色的光环笼罩着。

那天清晨，人们的心头笼罩上一种莫名其妙的惶恐不安。挖煤的不信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这“神”那“仙”，却由不得自己畏惧冥冥之中的“说不清道不明”。那天有很多的挖煤工没有下井。

那天清晨，松山爹帮着把已经僵硬的金顺娘抬回来。松山爹听着金顺哭娘的嚎声，在自家的门槛上坐了很久，归结还是去下了井。那天，煤矿上的汽笛在不上不下的中间响起，松山爹和那天下井的挖煤工，一个也没有活着爬上来。

三

雪花被寒风裹卷飘进门楣，飘落进背对门外坐在门槛上的古松山的衣领里，古松山就觉得丝丝针扎针扎的冰凉，从脖颈处向身体里扩散、浸润。

金顺蹲在床角边抽完一根纸烟，仍旧什么也没说。金顺站起身，